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4.06.019

混沌错乱的时间观念 困厄凄楚的悲剧人生

——《喧哗与骚动》中主要人物的悲剧性探究*

孙丙堂,袁 蓉

(天津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222)

摘 要:萨特在其1939年的文章中称,时间是《喧哗与骚动》这部小说的真正主题。小说情节的混乱和时间秩序的错乱体现了该小说的深层时间动因。表面看来,小说中主要人物的悲剧是由从未露面的中心人物凯蒂造成的。实际上,造成他们悲剧的原因恰恰在于他们的错误时间观。本文拟从班吉、昆丁、杰生及迪尔西四人的时间观出发,通过探讨他们对时间的看法来阐述他们各自的悲剧性,从而突出福克纳本人忘记过去,立足现在,憧憬未来的时间观念。

关键词:主题;时间观;悲剧性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4)06-0139-04

引言

《喧哗与骚动》是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一支,讲述了康普生家族式微后的喧哗与骚动。读过该小说的人都会有感于小说情节的混乱和时间顺序的倒错,尤其是班吉部分,其意识流表现手法堪称史无前例。而小说情节本身很简单,无非是由一个女孩的堕落所引起的家族悲剧,真正复杂的是小说主人公的意识活动。小说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以康普生家族生活中的四天为时间背景,然而人物意识中的时间跨度却长达30多年之久,康普生家族的情况也在人物混乱的意识流动中可见一斑。而作者之所以以这种形式讲述故事,背后有其深层的时间动因。在小说中,故事的重心始终落在未曾真正露面的凯蒂身上,且从表面看来,昆丁等人的悲剧均是由凯蒂的失贞造成的。然而实际上,他们本人的悲剧正是由他们自

身看待时间、看待历史的消极心态导致的。

一、时间主题

威廉·福克纳是著名的美国南方作家,他本人是地地道道的南方人,祖上也同他笔下的许多南方大家族一样,有着光辉与傲人的历史。然而战争及北方工业的入侵将南方人的理想家园摧毁,面对改变他们既无能为力又无所适从。正如理查德·格雷所说,“福克纳一代的南方人总有幽灵缠身的感觉,这使他们感到无能为力。幽灵来自总体的过去的社会文化,而不是来自个人经历,但后果基本是一样的。他们都感到无法做出有意义的行为。他们试图构筑历史走廊,通过危险的通道出逃,但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找不到出路。”^[1]《喧哗与骚动》中的康普生家族就是这样一个被“过去”这个幽灵缠身的家族,其直接后果

* [收稿日期]2014-03-14

[作者简介]孙丙堂(1965—),男,河北人;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语文学批评研究。

袁蓉(1990—),女,江西南昌人;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2012级硕士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是导致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着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不健全的,以及家族最终破败的悲剧。

对于福克纳笔下的南方人,萨特做了一个漂亮的比喻。他认为,这就好比一个人坐在一辆快速行驶的汽车后座,同时看向车后视镜。道路本身代表永恒的时间,不停向后急驰而去的是逝去的时间,而前方的道路则代表着未来。对于坐在车里的人来说,“未来”是未知的,“现在”因为快速行驶的车而变得模糊不清。只有“过去”能在后视镜里被看得一清二楚。萨特认为,时间就是《喧哗与骚动》这部小说真正的主题,而福克纳笔下的人物命运不只是简单地受制于“过去”,他们本身就是“过去”。

的确,《喧哗与骚动》中的人物大多受到时间的困扰,他们力图忘记时间,却发现时间是无法忘却的。旧南方虽已随着战争死去了,却以新的方式顽固地存活在每一个南方人的心中,致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看不到未来。有评论者称,“未来”在康普生人心中是不存在的,他们要么一味沉溺于过去,要么毫无保留地拒绝同过去发生任何联系,却没有一人对未来抱有积极态度。本文将分节讨论班吉、昆丁、杰生及迪尔西四人看待过去和未来的不同态度,通过总结他们各自的时间观来分析他们的悲剧或是获得拯救的必然性,最终突出福克纳本人的时间观。

二、时间观与悲剧性

在《喧哗与骚动》中,福克纳不仅把时间作为该小说的主题,其编排小说结构的方式亦具有特殊的时间个性。作者摘取了康普生家族30几年生活中的四天作为小说的时间背景,而这四天又恰好是耶稣受难的星期,即受难日、圣礼拜六和复活节。因此不难看出,福克纳给这部时序混乱和情节错乱的意识流小说冠以了宗教神话的模式,从而获得了一种潜在的秩序。而小说中的人物均可被比拟成上帝的形象,只是上帝最终复活并拯救了全人类,而康普生家族却连自己都无法拯救。班吉是被阉割了的上帝,昆丁是未能获得重生的上帝,杰生是对自我拯救和拯救他人毫无兴趣的上帝,至于迪尔西,或许是其中唯一获得了拯救的人物。

(一)班吉:永远活在现在,从未失去过

在《喧哗与骚动》中,班吉部分作为整部小说的开端首先展开,故事发生在1928年4月7日,而这一天正好是耶稣受难日。作为一个白痴,时间意识在班吉的头脑里几乎是不存在的。俄康纳指出:“班吉所有的思绪都和感觉、嗅觉、饮食、睡眠和声音的调子有关。过去和现在交融在他心中,他从不沉思,从不计划——他只会感受。”^[2]例如文中多次出现的“凯蒂身上有一股树叶的香气”“我能闻到冷的气味”等。然而班吉是有记忆的,他的脑海里记着与凯蒂和康普生家族息息相关的几个重要事件,例如祖母去世、班吉改名、凯蒂失贞、凯蒂结婚等。只是班吉的记忆总是与现实缠绕在一起的,他无法分清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过去,现实与过去对他来说没什么两样。也就是说,他的时间里只有现在,他是处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因此所谓的南方陷落和传统丧失对班吉来说亦无甚意义,凯蒂才是班吉世界当之无愧的中心,凯蒂的改变才是造成他躁动不安的因素。由于班吉意识不到时间,这就意味着他既不适应改变,也不会改变。而凯蒂,作为一个智力正常的人,她能时刻意识到时间的流逝,她是处于时间的流逝之中的,也就意味着,凯蒂不可避免是要改变的,而她的改变对班吉来说是最不可接受的。从凯蒂14岁那年第一次搽香水,第一次和男生接吻到最后失贞被迫结婚,都给班吉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因为他意识到这些改变会把凯蒂从他身边带走,会让他的世界失去平衡。受难后的耶稣等待着复活,而等不到姐姐的班吉也就盼不来重生。

班吉这个人物可以说原本就是个悲剧。因为他天生白痴,父母亲对他也不甚关心。而他唯一钟爱的姐姐最终也不得不离他而去。尽管如此,他并不是小说中最具悲剧性的人物。因为意识不到时间的流逝的班吉,同样无法理解自己究竟失去了什么。可以说,他的出于时间之外最终挽救了他。正如福克纳在附录部分提到的,“他爱三样东西:那片为了给凯丹斯办婚事、给昆丁交哈佛学费而卖掉的牧场,他的姐姐凯丹斯还有火光。这三样东西他都没有失去。”^[3]甚至在班吉被送到精神病院之后,这三样东西他仍然没有失去,他

只是若有所失而已。

(二) 昆丁:过去,不可战胜的时间

昆丁自杀这天是基督教“圣体节”的第八天,对照耶稣传道和殉难的经过,昆丁所扮演的无疑是个殉道者的形象,他把恢复南方传统当作自己的使命。对于南方的一切,昆丁有着无比深刻的情怀。“这边远的南方并不仅仅是一个地区,而是像昆丁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完整的、受挫的,想恢复它的传奇般的历史的王国。”^[4] 昆丁这类人正是萨特比喻中那看不清现在与未来,只能通过后视镜瞥见清晰过往的车中人。

班吉意识不到时间的流逝,而昆丁的问题正在于他能清楚地意识到时间。在昆丁部分的开头我们就能看到他对时间的敏感,“窗框的影子显现在窗帘上,时间是七点到八点之间,我又回到时间里来,听见表在嘀嗒嘀嗒地响。”^[3] 事实上,昆丁在许多方面同班吉是颇为相似的。首先,凯蒂在他们的世界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其次,他们都适应不了改变。在昆丁眼里,凯蒂作为南方淑女是挽救家族传统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妹妹的贞洁之上。而生性勇敢却又放荡的凯蒂却一次次让他失望,甚至拿走了他生的希望。班吉的幸运之处在于他无法意识到时间,也就体会不到改变。而昆丁则在时间的流逝中清楚地看到了变化。福克纳认为,变化乃是现实世界的原则,只有在变化中,人才真正地活着,妄图在死的时间里活着的人,其实是死的。因此,昆丁的悲剧在于他无法接受改变。而他的死亦是注定的。他企图忘记时间,追求永恒。然而,一个人只要活着,就永远处在时间之中。于是,死亡成了他摆脱时间,摆脱过去的唯一方式。福克纳说,昆丁“最爱的还是死亡,他只爱死亡,一面爱,一面在期待死亡。”^[3]

在作者看来,昆丁是康普生家族最具悲剧性的人物。首先他是孤独的。他一人独自背负着恢复南方传统和家族荣誉的重责。虽然自知无能为力,却仍无法卸下沉重的过去,重新生活。其次,“在昆丁眼里,‘未来’是看不见的,‘现在’是模糊不清的,只有‘过去’才是真实清晰的。他最后只有采用结束自己生命的办法来与蔑视、鄙夷他们

的世界隔绝开来,表面上他是为妹妹失贞而死,实际上则是为家庭的没有前途而亡。”^[1] 然而,死亡也无法助他战胜时间,超越历史,只是为传统价值观殉葬。

(三) 杰生:竭力要摆脱过去

杰生作为康普生家族的一员,却是与自己家族最疏离的那一个,他这一生都想跟自己的家族断绝联系。他既不信奉上帝,也不在乎南方传统,他最擅长的是冷眼旁观和谋取利益。对于家族的存亡他并不像昆丁那么在意。如果昆丁是哈姆雷特的话,那么杰生就是桑丘,即只要可以维持住自己可控范围内的秩序,他就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生活有多么混乱。虽然他不像昆丁那样沉溺于过去的荣耀无法自拔,但他对过去彻底否定的激进态度也未能使他避免自身的悲剧。杰生最终作为一个无子嗣的鳏夫独自生活,而子嗣意味着未来。《押沙龙! 押沙龙!》中的萨德本一心想要把自己的心血转交给他的子嗣,妄图能够改变现状;而杰生根本不想再同康普生家族和它所谓的荣誉史有任何牵扯。自觉地断绝子嗣意味着与过去的种种决断,但也同时断绝了未来的一切可能性。

杰生的一生无疑是个悲剧。因为他既不爱人,也得不到别人的爱。他这一生都将自己束缚在自己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内。虽然他并不沉溺于过去,却也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未来的可能性。对金钱的追求,或许可以看成他对爱的徒劳追求。他那永无止境的喧哗与骚动,注定会和他无数个辗转反侧、盗汗不已的夜晚一起,一直折磨着他。

(四) 迪尔西:看到了始,也看到了终

不同于小说前三部分,福克纳在第四部分使用了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视角,作者从黑人女佣迪尔西的视角出发,因此这部分通常被称为迪尔西部分。她也是这部小说中唯一正面而又具有人性光辉人物。“因为迪尔西信仰并身体力行基督教所颂扬的博爱与同情精神,顽强地支持着日益败落的康普生家庭,尽其所能给班吉和小昆丁以保护和温暖。”^[1] 迪尔西部分是在复活节那天展开的,这在小说中意义深重,因为她正是在这次复活节礼拜中“顿悟”,并获得拯救。从牧师独特的布道中,迪尔西明白过来,上帝的仁慈是有限的,

对于不接受上帝拯救的人,上帝会自觉转过头去,任其毁灭。而康普生一家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既不信奉上帝,也不祈求能够被拯救。她说她看见了始,也看得见终,是因为她见证了康普生家族的辉煌,同时也预见它的毁灭。她对康普生一家的否定,亦是她对自己家庭幸福的肯定。因为她终于掉转头来,重新投入到自己的家庭中,而不再为了康普生一家而活。

同康普生家的人相比,迪尔西无疑是超越了现世时间的。她既不像昆丁,耿耿于怀于过往而不愿意接受改变;也不像杰生,仇视一切而断绝自己未来一切的可能性。她知道,无论曾经经历过多少苦难,只要心怀虔诚就能获得上帝的拯救。显然,康普生家族的悲剧不会是迪尔西的悲剧,因为她和她的同胞们会在苦熬中重生。

三、结语

弗洛伊德认为,“由于受创伤的经历动摇了整个生命结构,人有可能处于生活的停顿状态,对现在和未来兴趣全无。”^[1]南方战后的经济停滞和传统被破坏使南方人忍不住泪眼婆娑地回望过去。而福克纳写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记住过去。

相反,他的目的恰好是要人忘记过去,立足现在,憧憬未来。他要给那些沉湎于过去的人们当头棒喝,他认为人应该顺应历史潮流,而不是像昆丁那样禁锢于过去,甚至投水自尽;也不是像杰生那样断绝自己未来的一切可能性。而应该像迪尔西一样,看清事物的始终,接受改变,拥抱未来。他相信,“人类不但会苟且地生存下去,他们还能蓬勃发展。”^[1]

[参考文献]

- [1] 朱振武. 在心理学的平面上:威廉·福克纳小说创作论[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 [2] 吴晓东. 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 [3] 威廉·福克纳. 喧哗与骚动[M]. 李文俊,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4] 李文俊. 福克纳的神话[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杨睿)

Time Concept in Chaos and Disorder, Tragedy Life in Difficulty and Desolation

—The Probe into the Main Characters' Tragedy in *The Sound and the Fury*

SUN Bing-tang, YUAN R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ianjin 300222, China)

Abstract: In his essay of 1939, Sartre exclaims that time is the theme of *The Sound and the Fury*, the confusing plot and chronological disorder give expression to the deep reason for time in this novel, superficially, however, the tragedy of the main characters in this novel comes from the center character Caddy, who has never truly appeared, and actually, their tragic fates lie in their false outlook on time. This paper intends to interpret the four characters', i.e., Benjy, Quentin, Jason and Dilsey's outlook on Time to analyze their tragedies, so as to show Faulkner's idea on time, i.e., we should forget the past, stand on the present and look to the future.

Key words: theme; outlook on time; tragedy